

散文集

浴

心

雷庆龙

雷庆龙
著



银河出版社



散 文 集

浴 心

雷 庆 龙 著

银 河 出 版 社

翻印必究

何環

版權所有

書 名：浴 心
作 者：雷庆龙

责任编辑：李 兆
出版者：香港銀河出版社
地 址：香港銅鑼灣郵政 31130 号信箱
印刷者：山东和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9.5
插 页：2
印 数：1000 册
版 次：二〇〇四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日期：二〇〇四年二月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62-475-088-2

定 价：港 币：30.00 元
人民币：28.00 元



作者一家

(左起): 雷 静 张广芝 雷 明 雷庆龙

20 世纪 80 年代摄于平阴县文化馆

山

水



留



影

摄于 21 世纪初

目 录

情海泛真

那一壶壶清水哟·····	(3)
捎壶泉水给战友·····	(7)
灯·····	(10)
鸭 情·····	(12)
义狗碑·····	(17)
卖小鸡的·····	(19)
恶 梦·····	(22)
晚来天欲雪·····	(25)
兄弟石·····	(28)
砸 鸡·····	(31)
《少女》伴我几十年·····	(33)
文化馆充满香味·····	(36)
怀念电工·····	(39)
集民谣之乐·····	(43)
夜宿万狗村·····	(50)
猫叫如哭·····	(55)
小小雀,尾巴长·····	(57)

自由评谈

插图二论·····	(63)
-----------	------

向人民亮底好	(65)
玻璃板下	(66)
美女借不得	(67)
还是“待客如宾”好	(68)
干部岂能“搭售”	(69)
劝君多植一棵树	(70)
何妨读《圣经》	(71)
从“打雷应劈毛主席”，说到里根、帕尔梅	(73)
钦恭说溶洞	(75)

文朋诗友

孔孚来访	(79)
深夜买《孔孚》	(83)
文化馆人	(85)
初识孔令才	
文友韩子奎	
鹿荫煥老师	
尹崎之奇	
阴玉柏不隐私	
刘善锐善做善事	
杨书杰书写杰作	
邵邦申跨世纪的馆长	
悼念四位作家	(111)
瞿向东	
张恩娜	
孔 孚	
任 远	
不凡诗词在于美	(123)

识君尹燕林·····	(126)
敬业献才在乡村·····	(130)
《名人秘闻》题跋·····	(133)

胜地足音

武夷山人·····	(139)
游晋祠·····	(142)
南行散记·····	(145)
稻子情	
松竹绿	
茶之恋	
笋之思	
畅游九华山	
情在黄山	
西湖泛舟	
遗憾南京	
王直直言王	
幽默力量	
与蟾同室	
传博不是和尚	
南行散记(续)·····	(162)
南京交警,你不该	
黄山雾景	
局长们的喜与怒	
云 海	
智者之知	
西湖下岗女	
最后的话	

光岳楼之光·····	(176)
迷人的青岛·····	(179)
五峰山的树和路·····	(183)

平阴风光

九月九打围·····	(189)
秀丽的大寨山·····	(192)
平阴的《雪蓑碑》·····	(194)
请君来游二洪顶·····	(196)
平阴有窑洞·····	(199)
蓝天下的胡庄天主教堂·····	(202)
翠屏山在平阴·····	(205)
畅游孝堂山·····	(209)
家乡的玫瑰·····	(212)
平阴之美·····	(215)
游记曹植墓·····	(219)
平阴有个天鹅湖·····	(224)
玫瑰花盛开的北石碛·····	(228)
石龟思絮·····	(231)
天下奇山字占尽·····	(233)
云纱缥尽美人出·····	(236)
大寨山的石头·····	(241)

人物写意

为了麻风病人·····	(245)
漫卷书画藏金屋·····	(257)
立胜一天·····	(263)
敢在“丛中笑”的人·····	(279)

孟传子的五香面..... (291)

后记..... (294)

情海泛真

那一壶壶清水哟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五岁，姐姐八岁，正是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日子。

我们的家就住在黑龙江省阿城市老大兴昌酒厂的西北角上。北边，是北城墙，有高高的城门，城门下，是通往哈尔滨市的大道。家门口对过，越过公路，是一座天主教堂，高高地十字架上，鸟雀飞绕。

日本人投降了，中国人扬眉吐气，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胜利者的欢快气氛。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侵略者，个个显出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三五一伙，弃家而走，弃亲而逃，一些老弱病残的日本人，四处哀求、哭啼，到处都能见到日本人的败落样子，中国人无不拍手称快。

日本人要回国了，每天，从早到晚，都看见他们老老少少的、携箱带包的，坐着大马车、汽车，一个劲地往北涌去。每当有日本人的车过来，我和姐姐、姥娘、母亲，都要走出家门口看热闹，听他们吵吵嚷嚷，看他们推推操操。我们只是看看，很守规矩，可有的邻居家的孩子就不行了，不是向他们投石块就是拦车要东西。对此，有的人说行：“打了我们关外十四年，打它一阵子还不行吗，都打死也不解恨。”可我姥娘、母亲一听见说这个话的就对他们说：“还有不恨日本人的吗，他们投降了，放下了枪，咱就别打他们了，不记仇。”

赞成姥娘、母亲的人不少，反对的也有，各说各有理，也各有各的做法。和我们住一个院的刘伯伯，因老不愿剃掉头上的那根大清辫子，人们都叫他刘小辫，有一年，他儿子去北门外卖豆

腐，日本人怀疑是八路，抓到炮楼里活活用刺刀挑死了。刘小辫断了后，对日本人恨的咬牙切齿，时刻想法子要弄死他们几个。日本人投降，机会来了，我和姐姐亲眼看见他用一张大铁锹，不断地拍打一个提箱子、欲上汽车出走的日本老头，打的他血头血脸，嗷嗷乱叫，这事我们俩告诉了姥娘，姥娘说：“您刘伯伯怪苦的，可小日本投降了，咱也得放下枪！”

一天下午，天气闷热，远处不时地闪着电光，咕隆咕隆地雷声不断传来。我和姐姐刚出了门口去玩耍，就看见大路上停着辆装运日本人回国的大卡车，好像是从白城方向开过来的。车上的日本人有的坐着，有的下来，拿着白瓷碗，嗷嗷叫着：“水，水。”姐姐说：“咱回家端水去。”我俩转身回去，来到水缸前，姐姐舀了一瓢水，走了，我找到一个干净瓶子，灌满了也提出去，送给车上的日本人。他们如获至宝，大口大口地喝，有个老太太还竖起大拇指。我和姐姐很高兴，姐姐拿瓢，我拿瓶子，又返身回去取水。

瓢里的水满了，瓶子里的水也满了，我和姐还没走出门口，刘小辫掂着巴掌，立眉立眼地早站在那儿了。他怒不可遏地问：“干啥？”姐姐说：“送水！”

“给谁喝？”

我用手一指路上的汽车：“日本子！”

“泼了！”刘伯伯一怒之下，打翻了姐姐手中的瓢，也打掉了我手中的瓶子。

我和姐姐都哭了，回去把这事告诉了姥娘，告诉了母亲。姥娘说：“晚上有空我找您刘伯伯，明天要是有的车，有日本人要水喝，还送，用拿只大铁壶。”姐姐和我都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天气特别闷热，像要下雨，我和姐姐都没睡觉，来到刘伯伯家，一人扳着他的一根门框，听老娘、母亲数落刘伯伯。姥娘说：“谁不恨这小日本鬼子呀，俺一家子从关里来到这

里，没有一个人没挨过日本人打的，小龙他爹多老实，还挨过踢；他舅要吃口大米都不行，非让他吃高粱米，橡子面，没有不恨的，你家就不用提了，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咱中国人要不是宽宏大量，在中国的日本鬼子谁也别想回去。”

说的刘伯伯直点头。

母亲也说：“日本人也不是全坏，来到家门口要点水喝，哪能不打发？咱山东人不就有这个老习俗？两个孩子提水，办的没错。”

说的刘伯伯直晃头，小辫一甩一甩的。

晚上，下起了大雨。第二天一早，仍闷热，像下火似的，一点风儿没有。中午，热的出奇，大路上，乘车回国的日本人仍不断，要水喝的时时都有。我提着一把大铁壶水，送给他们喝，姐姐也提了把大铁壶，是刘伯伯让他提的。

我和姐姐提了一壶又一壶，累的鼻尖上都滴着汗珠，不知有多少日本人喝了我们提的水，有的当时不喝，还灌在了水壶里。一位老太太向我们笑着，扔下一袋饼干，还有一位大姐姐扔下好几袋糖。日本人做的糖，样子很怪，有一种像小玻璃球，满身是不扎嘴的针刺，很甜的。

天黑了，我和姐姐都累的早睡觉了，但姥娘、母亲、刘伯伯他们，不时地提着大铁壶水，送给现在的战败了回国的——曾经侵略过我们的日本人。

那一壶壶清水哟……

1951年夏，我们全家从黑龙江省阿城市迁回山东省平阴县北石碛故乡。不少东西都舍下了，而我没忘记那把大铁壶，现在，仍挂在我的一间小屋里，虽然锈迹斑斑，但很完整。

原载 1995. 5. 《文艺百家》

又记：母亲于1999年6月14日去世。去世前曾对我说：“在大兴昌小日本鬼子砸你一砖头，砸的开了花，你记得不？”

我说：“记得，头上那个疤还有！”

母亲说：“可别忘了。”

我又说：“小燕（外甥女于恒红，出国前在太原化肥厂任职英、日语翻译工作）在日本工作三年了。”

母亲说：“那孩子会外国话，该去日本！”

外甥女于恒红的婶母，是日本人，生于大连市。父亲是一名日本侵略军的连长，战死于辽东。恒红的婶母小时被一普通农民收养，视为亲生女。长大后嫁于恒红的叔父，回到平阴镇子顺村。夫妻和睦，过着安祥的日子。恒红回国探亲后欲为婶母寻祖认亲。婶母说：“别费心了，孩子，我在中国生活的很好。”

前年，外甥女打来长途电话。我问：“在日本工作顺心吗？”
“顺心。”

我说：“在日本，日语可学好了。”

外甥女笑起来：“舅舅，英语、日语我说的很流利，能当翻译的。山东话、普通话、山西话我说的更好！”

我笑了。

2004. 2

捎壶泉水给战友

每年每月，连队里都有战士、干部回家探亲。由于指战员们都来自五湖四海，探亲回营，总要带些家乡特产回来，任战友们品尝。四川的蚕豆、江南的水果、鲜族战友带来的大米糖、山东的红枣、淮北的砀山梨……，时不时的都能尝到，虽在辽宁海边，却能吃遍天下鲜。

一九六八年春，连部终于批准我回山东老家探亲了，一晚上，战友们相继来找我，捎信、带钱、口信，忙的晕乎乎的，回来，也不能忘了：柿饼、瓜干脯、酒枣、玫瑰饴……，当我送他们一一回队时，呱呱跑来外连队的战友马迪，他拿着个军用水壶，上气不接下气的说着，像打机关枪：“才知道你要回山东探亲，回来时，给我带壶趵突泉的水。”说完递过只水壶来。

我俩曾在一块儿训练过特等射手，后来成了好朋友。他是从黑龙江阿城入伍的。这我知道：东北人中，多数是山东人的后代。知道他老家也是山东，但具体情况不清楚。马迪忽然改用山东腔对我说：“俺老家是济南府的，爷爷那代闯关过来的。”说完，打个敬礼就返回了。

“文革”时候，世面上很乱，但趵突泉还是“趵突”的。在我返回部队前夕，我到趵突泉美美的灌满了一军壶水，拧紧，装入挎包里，还买了些有关趵突泉的照片、简介等。回到连队，销假后的第二天，我就找到了马迪。见到水壶，高兴的他，“咕咚”一声，却喝了一大口。我以为他会一口儿喝干的。他拿过照片去，边看边说：“爸爸说，天下水最好的就是趵突泉的水了，真不假，像酒那么香，像蜜那么甜净。”他把照片放进上衣袋里，